

我的奋斗

——体育界·艺术界名人大写实



WoDe
FenDou

讲述名人的

我的奮斗

●主编：张继华

上 卷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

(川)新登字 001 号

策划:留文

责任编辑:冯学敏

装帧设计:留文

版式设计:留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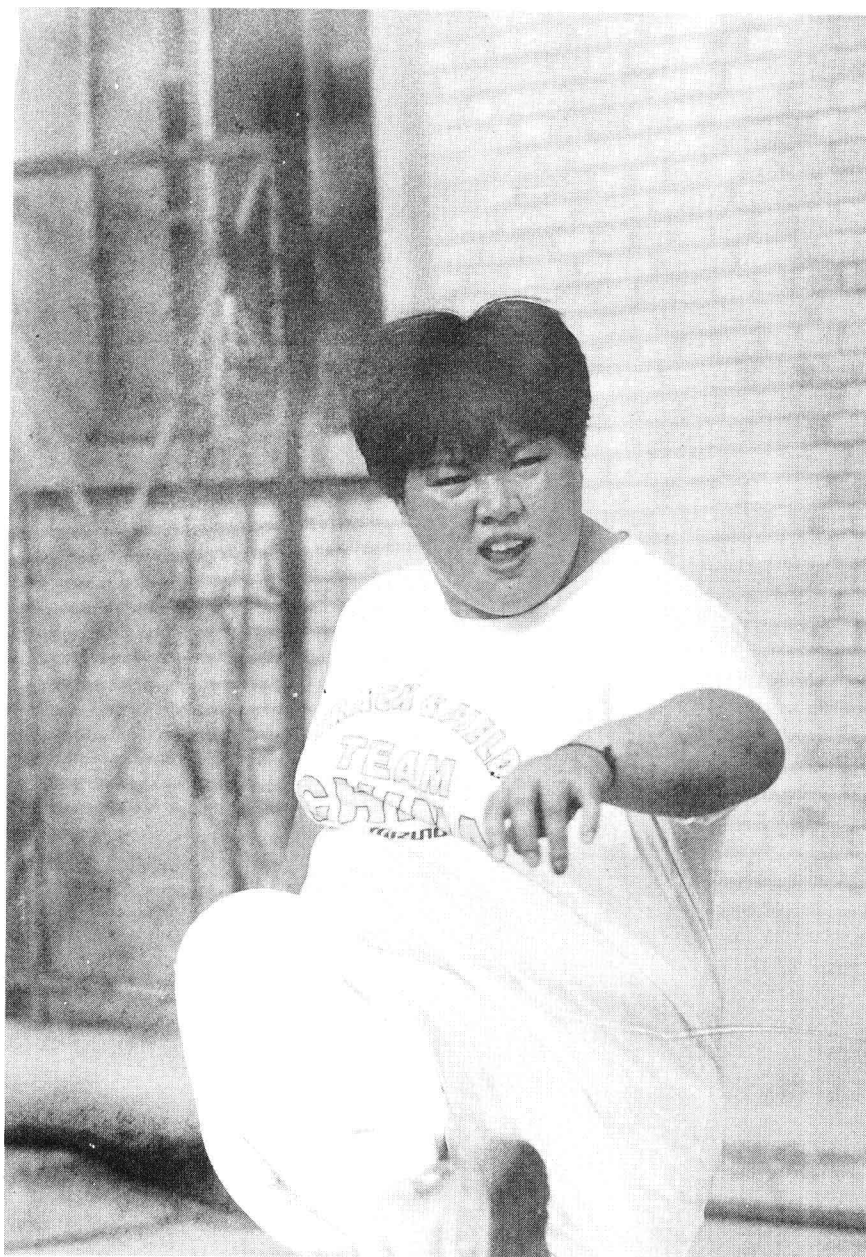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奋斗

精装豪华本,总定价:43.00 元

(共两册)

主编:张继华 ISBN7-220-02841-5/K.408
1995 年 11 月 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 1—5000 册
印张:36.19 插页 4 字数:874 千字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新华书店经销 三友印刷厂印刷









目 录

拾起心中的落叶·····	李婉芬(1)
我的守门体会·····	张俊秀(29)
父亲和我·····	赵达裕(35)
我是怎样学文化知识的·····	祝嘉铭(43)
两个南极征服者的自述·····	曾玉春(47)
我在毛泽东时代·····	刘晓庆(56)
为了把“皇后”拉下马·····	谢军 张健(85)
输了赢了我都笑·····	黄志红(92)
我演周恩来的台前幕后·····	王铁成(129)
这一天,我盼了很久很久·····	芮乃伟(139)
我是从孤儿院来·····	陈爱莲(146)
两年的执教滋味·····	蔡振华(190)
一纸情深·····	蔡振华日记片断(197)
我的青少年时代·····	侯宝林(202)
我的羽球生涯·····	侯加昌(231)
艺坛生活漫忆·····	王人美(264)
说说我成长中的故事·····	李玲蔚 康玲芳(283)
影艺六十年·····	吴印咸(292)
我与林水镜比赛·····	韩 健(316)
黄宗英大礼谢饭·····	黄宗英(327)
弯弯的跳板·····	高 敏(67)332

流年纪事录·····	田 华(360)
“老三”的随想·····	李孔政(376)
艰辛喜乐话越剧·····	袁雪芬(382)
哦,难分难舍的跳台·····	陈肖霞(391)
我的第一首歌·····	李焕之(409)
世界体操大赛日记·····	李 宁(413)
我初学木刻的时光·····	刘 岷(420)
我的夙愿实现了·····	童 非(429)
我当小演员的时候·····	新风霞(443)
求索者之歌·····	张 叔(462)
我的路真像那高低杠·····	马燕红(483)
自我介绍·····	方 成(503)
我和大双“二重唱”·····	李小双(513)
神奇的勇气·····	陈镜开(521)
我和《别了,2.29米》·····	倪志钦(525)
我忘不了那一:“跳”·····	郑凤荣(529)
打破世界纪录之前·····	穆祥雄(534)
枪恋·····	许海峰(537)
我打败了男子汉·····	张 山(564)
我再创世界纪录前后·····	周岭美(569)

拾起心中的落叶

——不是自传的叙说

李婉芬

李婉芬 1932年生，女。北京人。1945年入北平辅仁女子中学和北京三中读书，课余参加北平市业余艺术广播剧团，演播过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殉情》等剧。1949年入华北大学戏剧系，并加入文工二团。翌年转入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。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。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。表演真实、细腻、准确、台词自然流畅。参加过《骆驼祥子》、《虎符》、《茶馆》、《王昭君》等名剧的演出。创作的大型话剧《老师啊，老师》获建国30周年纪念演出三等创作奖。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中塑造了大赤包的艺术形象，获得极大成功。

童年的梦

说起来您大概不相信，我小时候那个淘气，用老年人的话说，叫“出了圈儿了”。一个女孩子家，成天登高爬梯，上房揭瓦，手脚不拾闲儿。真的，我能在房顶上安营扎寨！

过去老北京有一种房子叫“勾连搭”，就是两座屋顶联在一起，中间留一条没有瓦的“小沟”。我就在那儿，一张凉席，一个小枕头，建起了“安乐窝”。一根头上带弯钉子的木棍，成了我的“宝贝财富”，伸手勾住邻居家的大枣树，大把大把又甜又脆的枣儿寒马上装满了衣兜，带到学校去请客，心里那份儿得意就甭提了。

那时我家住在北京的西城，离西直门城根儿不远。放了学，男同学们都爬到城墙上头去抓蚂蚱。我也跟了去，可他们取笑我说女孩子胆小，根本上不去城墙，呆在一边看热闹去吧。我偏不服，硬碰着那不到二寸宽的砖缝往上爬。说实话，心真悬得老高，万一掉下去，小命不完也得摔个半死。可我故意装得轻松，恁是一步步爬上了城墙顶。男同学都表示钦佩，从此我落了个“假小子”的雅号。

我姐妹六个，还有一个弟弟。父·母心思都在这唯一的儿子身上，我们女孩儿很少有人管，所以我的童年生活就象一匹脱了缰的野马，或是飘在小溪上的浮萍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的。我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。先是迷上了画画，整天画个不停。没有钱买笔，就用火柴棍儿点着了再吹灭了画，画阴影时按上手指一反动手指，也挺够意思。后来发现妈妈的眉笔画画挺好，就偷着用它画。一张张“作品”贴在墙上，我自己开画展，自己欣赏。可惜妈妈很快就发现了丢眉笔的事，我被狠狠骂了一顿，当画家的美梦

也随之破灭。

稍大一些，我又迷上了文学。我父亲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曾在东北军任文官，后来弃官从文，在学校任教，有时也搞点翻译和写作。他和我母亲都有许多书，象带插图的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镜花缘》，还有冰心、巴金、茅盾等人的小说……我被书迷住了。尽管不能完全看懂，可是这些书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，我发觉天地间竟是这样广阔，有着那么多我不知道的新鲜事。我打心眼儿里佩服那些写书的人。我下决心当个作家，我也拿起笔来写。可是，一个14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，除了自己，还能了解谁呢？我先写我自己，把我的欢乐、我的悲哀，加上我的想象，编成各种趣事、各种“奇遇”，一个个写下来。我写得认真、支情，完全陶醉在自己描绘的情景中，有时还真难过得掉眼泪。可是，我的“作家梦”被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打断了

我大姐喜欢演戏，瞒着家里考上了一个剧团，准备公演《钗头凤》，她在剧中扮演老尼姑。广告登在报上，被父亲发现了，他大发雷霆，坚决禁止姐姐参加。于是那家戏院门口挂出了“小姐因病不能演出”的牌子。姐姐为这事哭得很伤心，我很同情她，也为她打抱不平。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把演戏看得这么低贱。好奇心促使我非要探索其中奥秘不可。

一次，我看了话剧《魂归离恨天》，这是懂事以后第一次走进剧场。我马上被剧中女主角的悲惨遭遇深深打动了。有好几天，我完全沉浸在那个悲剧的气氛里。从那以后，早点钱和日常零花钱都成了我买戏票的来源。在学校里，我也主动报名参加一些戏剧、歌舞演出。一登上舞台，我就感到一种奇特的喜悦，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体会过的。我又开始作当演员的梦。

一个偶然的机，人家介绍我来到某剧团，临时参加话剧《殉情》的演出。我扮演一个侍女，总共没有几句台词，可我已经

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记得有这么一段戏：女主人正在盼望她的男朋友，忽然侍女发现他来了，于是在窗口大叫一声：“噢，天哪！小姐，是他来了！”就这么一句台词，我不知练了多少个日夜。演出那天，我说完这句台词，台下居然有人大声叫了个“好”！我还以为是自己演得精彩，心里很得意，后来才知道是我家的老街坊在和我开玩笑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反正是深深地迷上了戏剧。我开始读剧本，《日出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夜店》……就我当时那点智力，剧的内容我顶多地只能是解百分之十，可是我觉得剧中人的命运都跟我紧紧地联在一起。我随着他们的遭遇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家里人都说我的神经出了毛病，尤其是小六妹，常常惊恐地瞪着两个大眼睛望着我，生怕我哪一天也会象“小东西”那样上了吊，或是象四凤那样去摸电门。

我偷偷留心报上的剧团招生广告，终于考取了一个“艺光广播剧团”。当然，一切都是绝对秘密地进行。我用了各种艺名，什么“冷虹”、“李静”等等，播一次换一个，神不知，鬼不觉地在播音间里“扮演”着个角色。那个剧团的成员大都是学生业余参加播戏，也没人辅导，不论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，照剧本念下来就是，根本谈不到什么艺术创造，但我们还播得挺带劲。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，实在是糟蹋曹禺先生的名作。

光广播到底不过瘾，我又偷着去报考各种演出团体。一次，一个“政工队”招考，主考官听我念完一段台词，虽然十分赞赏当场录取，并通知我3天后到火车站集合，开拔东北。我欣喜若狂，把通知书揣在兜里，立即收拾行装，准备悄悄离去。不想临行前被家里发现，通知单撕得粉碎，我也被关了禁闭。母亲说，什么“政工队”，就是拿女孩儿到前线去慰问，宁肯打死你也绝不能让你去。我不懂“慰问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为我当不成演员而又哭又

闹，解放后我才明白，那个“政工队”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工具，我没去成是大好事，这事还真得好好谢谢我的父母。

我童年做过许多的梦，也破灭过许多的梦，然而，其他的梦都是一闪而过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，唯独演员的梦，一直令我魂牵梦绕，难以忘怀。它终于伴随我一生，直到今天。

敲开艺术之门

1948年的严冬，冷得奇，街头几乎看不见行人。天津解放了，北平城包围在炮火声中，人们在紧张而又兴奋地期待着。

我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。尽管在高中时参加过读书会，读过一些进步书籍，但只是从文学的角度理解，没有想得更多。解放区对我来说是陌生而遥远的。对共产党，我不了解，却也并不反感，因为我的几位表哥、表姐都在解放前就去了解放区，据说他们有的就是共产党员。我知道他们都是极好的人，既然这样好的人是共产党，并且自愿去解放区，那共产党、解放区一定也够好的。

我渴望生活中发生点变化，一阵阵炮火声反而给我带来某种兴奋。我兴致勃勃地挎上冰鞋到积水潭去溜冰。偌大的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不远处就是德胜门，门外有解放军，谁敢到这里来冒风险！可我溜得特别痛快，全然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

北平终于解放了。一眼望不到头的卡车和队伍威武雄壮地开进了城。我站在人群中大声欢呼，却不曾意识到我正在目睹着一个伟大的时刻，我们的国家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，我自己的生活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寒冬过去了，春天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二表姐从解放区回到了北京。她全副军装，英姿飒爽，成了文艺队伍里的一名女战士。

看见她，我那作演员的梦又开始复活。她告诉我，解放军的文艺战士是极受人尊敬和喜爱的，绝不是受人轻视的低贱工作。这就更让我羡慕。

不久，报上登出了华北大学第三部戏剧科招生的广告，我兴奋极了。我知道，这一次不用再怕家庭的阻拦，更不用担心别人的嘲笑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穿上军装，作一个真正的演员！我马上跑去报了名。母亲担心我毕业后会分配到外地，可我什么都不担心，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心甘情愿，只要能实现我的梦想——演戏！

考试那天，我早早来到考场，那里已经有不少人，我紧张地等待着。

“李婉芬”主考官在叫我的名字。我急忙跨进屋，没头没脑地深深鞠了一躬。我听见轻轻的笑声，大概是我的一副傻相惹人发笑。拾起身来，面前是一排穿军装的女同志——主考官。其中一位问我：

“你会唱歌吗？”

“会”！

“唱首什么歌给我们听？”

“《茶花女》中的饮酒歌”。

主考官微笑着点点头。我一边唱一边观察，想从她们的表情上看出对我的评价，但她们似既没有赞许，也没有反感，只是和蔼地微笑。我有点发毛，手心和额头都出了汗。主考官问：

“你还会唱别的歌吗？”

“《天伦歌》、《小夜曲》……”

她又笑了：“解放后的歌你会唱吗？”

“我……只会‘解放区的天’和‘嘿啦啦啦嘿啦啦’……前几天刚刚听会，唱不好”。

“唱不好没关系，把声音放开了唱”！

我扯开嗓子唱起来，唱完后，主考官居然夸奖了我：“你嗓子不错，唱得很好嘛”！后来又叫我念了些台词，就考完了。

真没想到，我考上了！发榜那天，我从国会街（原华大校址）疯了一样跑回家里，向全家人宣布：“华北大学戏剧科！我考上了！二姐那深度近视眼镜差点掉在地上。她惊疑地望着我：“你？真的？”“没错！就是我！华北大学戏剧科的大学生”！我自豪地挺起胸，昂起头，象游行队伍里的女兵那样走出了家门。

难忘的起步

我去报到了。

华大的一切都透着新鲜。清晨，起床号赶走了一夜睡意，操场上跑起步来，精神抖擞，浑身充满朝气；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，有我这样幼稚无知的学生，也有工作过多年的记者、编辑、职员、教师等各行业的人，还有在旧社会演过多年戏的演员。革命的洪流把我们汇集到一起，大家互相体贴关心，都感觉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。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，是那么干爽、舒适，还能闻到阵阵的清香。

发军装了。这是我久已盼望的一天。班长抱着军装刚走进屋，就被大家团团围住。我领了一套小号的，可是打开一看，呵！腰身肥得象麻袋，上衣盖过膝盖，袖子长出半尺，足能装下两个我！穿在身上对着镜子一照。全屋人都乐了，尽管这样，我还是觉得很神气，穿军装就是神气！

文艺课先学扭秧歌和打腰鼓。辅导员那秧歌扭得真好看，可我们一扭就不是那么回事，身上老拧着劲儿，走不上几步，手脚就成了一顺边儿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比较起来，我更喜欢打腰

鼓。每逢有个什么庆祝活动，我常女扮男装，扎上白头巾扮农村小伙子，加入男同学的行列，那精神劲儿，够份儿！

我真喜欢这里的一切，喜欢这全新的生活。但当时我并不懂得，作一名革命文艺战士，并不是这样简单地穿上军装，打打腰鼓就行了，更重要的是要经历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，树立起新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于是，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

先是一些年纪大的、在旧社会工作过的女同志，改不了老习惯，又开始涂口红，描眉，甚至涂上黑眼圈儿。我虽没跟着效仿，可也没觉出这种打扮和那一身军装是多么不协调！接着班里开联欢会时，有人竟然唱起了失望伪时期的流行歌曲。我照样鼓掌，并不曾意识到这种靡靡之音在革命大学里有多么刺耳。后来又发生了“舞厅事件”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也糊里糊涂地卷进了这场风波。

那时每逢周末，我们总要出去逛逛大街。不知是谁发现西边有一家私人舞厅仍在开业，就进去跳舞消遣。消息在同学间传开，去的人越来越多。我本来不会跳舞，也跟着去凑热闹。舞厅里那暗淡的灯光、不健康的音乐和一些表情异样的面孔，使我感到很不安，但很快就习惯了，并且对跳舞发生了浓厚兴趣，越跳越上瘾，根本不曾想到，我们这些身穿军服的文艺兵，在么人舞厅那种场合大跳其舞，该有多么尴尬和不成体统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

不久，情况反映到了学校。校领导极其重视，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个别谈话。开会批评、写检查……我们这些从未经过思想改造的小知识分子，受到了第一次严峻的革命洗礼，确有点刻骨铭心，令人终身难忘的味道。

这一系列事情在一起看来当然算不了什么大问题，但当时确实大大震动了我。我感到自己是这样无知、浮浅，真是万分羞